蒲桃

陈鹏举

——鲈乡笔记之九

一直想念或者说悼念舟马逆旅、鸿雁传书的年代。那时候人的寿命不长，可生活的速度很慢，每一刻其实都活得很真切、很充分。舟马路过的景色，还有鸿雁传递的人事，都美得很真切、很充分。今天不同了，原来意义的舟马不见了。李白近乎毕生的浪游，原先很傲人。如今呢？地球八万里一周的路程，几天功夫，可以归去来。书信呢？曾经美好到无以言说的载着文字的书信，大抵不见了。不可名状的叫做微信的东西，出现了。无论山水相隔，日月交错，这微信刹那间到你眼前来。省了多少时间？想起来也该喜出望外。只是这喜，有多少真切和充分可言？微信偷走了时间，也偷走了活着的那些美好的内容。

今夜，也许我不该这么感慨微信。因为微信送来了京华友人的诗句。浪费生命已经成为我辈的同感。即使这感觉很痛，也不必时时计较了。

还是读他的诗吧，读了诗可以和，和了又可以很快让他读到。

和他的是：“楚女犹荒寂，秦俑在静辉。堂前天子意，池底士心灰。青眼齐哀乐，黄滕无是非。江南几时到，妻子不颦眉。”

我辈大多读过一些史书。他读了非常多，我只是浅尝。只是浅尝了，对历史的承重感还是有的。屈原是楚国的诗人，他的诗里，有句“哀高丘之无女”，把楚国的臣子称之为“女”，以期和楚王际会风云。这样美好的臣子，历史上大抵不多。这“女”字，鲁迅很在意，他写过一句很伤感的诗，叫做“可怜无女耀高丘”。还有“楚女”这词，后来有人用作了名字的，如“萧楚女”。这个词，当我理解了它的时候，对萧楚女烈士的敬仰，更深了一层。

秦始皇死了，他留下了护卫他陵墓的兵马俑，这些秦俑，如今狼藉在了阳光下。可见天下毕竟不是某一人的。天子的显赫只是一种甚至无足轻重的曾经。如以秦始皇为例，则是一种仓促。仁人志士的正气也多成了劫灰。只是如东方朔所称的昆明池底厚厚的劫灰，到底是天不能死地难埋的。

从史书里出来，觉得对于平生的哀乐，是否可以和看待生死一样，不必太感纠结。

还有喜欢的好酒，尽情喝，酒像家事一样，里面从没有什么是非。不过，游历久了，还是早点回家的好，家里的妻子应该很指望良人来归。

这首和诗成了一则微信，他看了，给了我一个微笑，应该是莞尔而笑。

夜正长，睡不着，感觉史意未了。突然想起“蒲桃”。二十年前，我见过海老泼墨葡萄，真的打动人心。这墨怎么可以这样放肆地泼？泼下的奔腾在纸上，竟然像藤叶在生长。今天的画，也和微信一样了。譬如海老让藤叶在眼底下迅速生长。藤叶有了，就结葡萄。海老用大笔蘸墨，随手挥洒在藤叶之间。顿时，一串串活生生的葡萄直射眉间。画成了，很漂亮。只是它只是今人的画了。三天前看见一帧刘海粟的画，也是泼墨葡萄，写过四句诗：“龙吟虎啸已寥寥，二十年来旧梦遥。风雨故园萧瑟甚，看君醉写汉蒲桃。”诗里特地用了“蒲桃”二字。

古意，让我时时思念。

“蒲桃”也就是“葡萄”。葡萄是汉代从西域传来的，当时的取名叫“蒲桃”。只是今人都已唤它叫“葡萄”。有人看了我的题诗，还问我“蒲桃”是何意？据说在今人的词典里，“蒲桃”已经指另外一种植物了。

我把这诗也微信了京华友人，是想告诉他，他读过太多的古书，应该要讲些出来，施惠于今人。

大师们翻译《红楼梦》

戴荣裒

要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介绍到国外，是个大工程，非大家难以驾驭。一千个读者心中，也有一千个贾宝玉。更何况每个译者，主体性不同，翻译技巧和风格迥然，仅看贾宝玉游太虚幻境听的《终身误》一曲，杨宪益、戴乃迭译文与大卫·霍克斯译文，便有许多不同之处。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首《终身误》是以贾宝玉的口吻写的，预示着他会娶贤妻薛宝钗，但时刻怀念青梅竹马的林黛玉，因此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杨译本将曲名《终身误》译为“A Life Misspent”，意为“虚度一生”，而实际上，此处的“终身”即是“终身大事”，并不是指他的一生被耽搁了。而霍译本中则将《终身误》意译为“The Mistaken Marriage”，即“姻缘误”，更能概括整曲的内容。

两种译本对“木石前盟”的处理也颇可玩味。这指的是宝黛旧缘：神瑛侍者曾经灌溉过一株绛珠草，助其修炼成仙，而绛珠草为了报答神瑛的恩惠，决定随之下凡，把一生的眼泪还给他，两人遂分别托身为宝玉和黛玉。

对于“木石前盟”，杨译本译为“the pledge between plant and stone（木石誓约）”，而霍译本中为“the bond of old by stone and flower made（石与花的夙缘）”，强调了这种情缘，是三生石上定下的，不是尘世间的生死、嫁娶就能隔断的，终会化成绵绵无绝期的思念。

曲中“山中高士晶莹雪”、“世外仙姝寂寞林”两句，化自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中第一首“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联。前句用的是东汉时，袁安困雪之典：雪灾时，人们扫雪而出，出门乞食，而袁安不愿打扰别人，饥寒交迫地僵卧家中。这一气节，千百年来，被骚客（如陶渊明、陆游）吟咏，在丹青（如王维、赵孟頫）中重现。后句则化用了隋朝赵师雄的一场“艳遇”：他在松林中邂逅一位女子，“淡妆素服”，“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相约去酒肆“举杯邀明月”，醉醒后，却发现自己躺在梅花树下，女子早已不见踪影。

这两句，暗含了宝钗、黛玉的姓氏，同时照应她们各自的性情和与宝玉的关系：宝钗被贾府上下视为敦厚善良的楷模，克己而清高，她不佩戴富丽的装饰，衣服不熏香，连房间，都“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宝玉虽然见到宝钗的莹润丰满的手臂，很想摸一摸，但对宝姐姐，更多的还是敬爱。黛玉则是机智灵秀，体肤自带幽香，与宝玉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她的早逝，将使宝玉怅惋一生。

曹公笔下的众多人物，无疑是饱满的。宝钗通晓世情、看透人心，她贤良的外表下，不是愚忠、愚孝，也不是无忧无虑的少女心，而是实用主义的淡漠和冷静。宝钗虽然明哲保身，但也有一颗怜悯之心。而黛玉，飘逸脱尘，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也很懂人情世故，看问题相当犀利。可见，宝钗不是仅仅会“高冷”，而黛玉，也不是简单的“寂寞”。

只是这般深意，很难全部反映在译文中。杨译本采用直译法，将两者分别译为“the hermit in sparkling snow-clad hills（晶莹雪山中的隐士）”和“the fairy in lone woods beyond the world（室外寂寞林中的仙子）”。霍译本将“山中高士晶莹雪“处理为“crystalline snow of beauty pure and cold”，即“美丽晶莹的雪，纯洁而寒冷”，在很大程度上向译作读者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美中不足是，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译法，对原句的意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导致了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的流失。

霍译本将“世外仙姝寂寞林”译为“that fairy wood forlorn that from the world has vanished”。其中，“forlorn”一词，有点孤立无援、可悲可怜的意思，似乎过分夸大了黛玉身世凄凉、性格多愁。霍克斯还用“vanish from the world（从尘世消失）”表明伊人已逝，此情可待成追忆。这样处理，比杨译本直译“世外”更为清晰，便于译本读者理解，但有悖于原作者隐晦处理的初衷。

《终身误》一曲中，用“齐眉举案”来形容宝钗婚后的恭顺贤惠。该成语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案”指的是盛放食器的托盘。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中，妻子孟光就跪在地上，高举托盘，侍奉梁鸿进食。

在翻译时，限于篇幅，又要兼顾歌曲的美感，所以不可能将“齐眉举案”逐字译出，常见的方法是采用模糊手法进行意译，再在附录或注释里解释该典故。杨译本译为“a pair thought well-matched”，即“公认般配的一对”，没有体现宝钗对丈夫的态度。而霍译本处理为“a wife so courteous and so kind”，即“如此知礼善良的贤妻”，较之于杨译本，是更为接近原文的。

依我所见，两种译本都很好地体现了宝玉对婚姻生活的强烈不满，和对早逝知己的深深怀念，表达了他的惆怅与无奈。杨译本继承了泼撒、随意、不拘于格律的曲风，而霍译本押了尾韵，读来琅琅上口，但似乎有点偏离原曲风格的设定。

画者漓江

喻军

并非晴明爽籁的天气，而是丝丝细雨裹着初春的寒意，迎接我对漓江的造访。登上电动竹筏之前，为了腾出执伞的手好作写生，买了件一次性的雨衣。

这种由船工操纵的电动竹筏简陋而实用，船舱中排列着几把塑料椅，顶上遮有篷布。若不是雨下得越来越大，我定然建议船工把布盖掀掉。伴随着一阵阵马达声，我把目光贪婪地投向了烟雨中两岸苍润的山峦。或如泼墨直下岩壁，间糅着褐色和白色；或如淡彩渲染山头，滴洒着青色和蓝色。山不算高，形状也差不太多，却被一双无形的自然之手排列的高低错落，逶迤起伏。船行江心，群山环峙，宛如扇形。向高处望去，轻纱般的雾霭缭绕山头，使我想起山水画中惯用的技法。午后的天空在雨境的笼罩下发出一阵阵暗蓝，投映在漓江的倒影像是和天堂的魔镜重叠，如真似幻，空宕虚灵。白雪石的意境悠悠浮现在眼前，仿佛再航行一段就能进入他的画中。

再看滩涂上的丛丛竹林，不似江南的翠竹、那般细密的柔情，而是昂扬着挥洒，簇簇团团、蓬蓬勃勃，像是山峦和江面间不可或缺的浓笔散锋的点缀。

我在这天然的水墨画廊中穿行，早已按捺不住地对景勾了起来。为了视线更开阔，竟冒雨站到了船头。任江面吹来的雨模糊了眼镜，打湿了画纸，把刚刚出炉的线条变成了一滩滩淡墨，继而在淡墨中又隐约勾点出了一座座山，一丛丛竹，还有房舍、舟楫和竹筏。我像是一名试图盗掘宝藏的后来者，在前人无数次获得酬劳的福地，探寻着自己的心灵所需。略感模糊的视线中，江畔独步的徐悲鸿出现了，他正经受着与蒋碧薇的情感危机，索性跑到了桂林，借以回避尘世的纷扰。我也仿佛看见了李可染，坐在一块临江的大石头上一丝不苟地写生。这位开创了“李家山水”面目的大家，上世纪60年代即以画漓江闻名。他曾说过：“漓江为我作稿本，我为漓江传千古”，在漓江山水画的创作上，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就这么向一座座峰峦致意，为一片片倒影着迷。忘记了料峭的春寒、周身的潮湿。那五峰并驾的“九马画山”，以石壁上斑驳错杂的色彩图形，腾跃如抽象的马匹，啸傲在江色群峰之间。难怪当年一路风尘游历至此的徐霞客，对此美景赞叹不已。还有明嘉靖年间的摩崖石刻：“画山”二字，笔力沉雄，气韵苍古。但它却像一位世外高人、曾在树木的遮庇下数百年未被发现。

过了黄牛峡，斗米滩山头上赫然一座立石，船工告诉我这是“望夫石”。被命名为“望夫石”的景点各地都有，较著名的在安徽涂山和武昌北山等，古来多少痴情的女子，在翘首以待的心碎中，就是如此化成石头的吗？

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黄庭坚的这两句，又和画画有关了。李成、郭熙分别是五代、宋朝的山水大家。他们不在了，又有何人能为绝佳的桂林山水写真传神呢？宋朝的黄庭坚不无担忧。表面上看，似乎他对同时代及后世画家能否画好桂林山水没有信心，但实际上，仍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赞美桂林山水之美。

当我即将离开桂林的时候，我感到心灵的一部分，必将永久地留在这里。这是一种归来的方式：即便相隔遥远，但在自然和艺术的唯美意义上，延续了我作为一名城市寄居者的精神瞩望。

贵在创新

那秋生

在清代诗坛，赵翼和袁枚、蒋士铨并称“乾嘉三大家”同主诗歌盟坛。赵翼又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考据三大家”，以史学成就享名史学界，名垂青史。赵翼最为重视诗歌的创新，他在《读杜诗》中说：“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又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并且解说：“必创千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

赵翼遵从发展的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并对明代中叶以来的复古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强调诗人之才对诗歌创新的决定作用，形成别具一家的“创新说”。习近平主席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引用了“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来鼓励全国的文艺工作者。

仰观山俯听泉　　劳黎华　书

梦想的种子

王建国

我曾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退役后仍旧在徐汇区体育局从事篮球工作。回首往事，是高安路第一小学，在我学习期间，在我内心埋藏了热爱篮球的种子，同时高一小学又呵护着这颗种子逐步萌芽。

我是高一小学上世纪70年代的学生，那时候高一小学就是一所篮球特色学校，有着良好的传统和传承。记得那时学校篮球队的成绩在徐汇区可谓是数一数二，也曾获得过市级比赛的前三名。就是在这里我接触到了篮球，也逐步爱上了篮球。因为自身身体条件比较好，入选了学校的篮球队。从此我的人生也就和篮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的启蒙教练就是蔡松生校长，那时他还是一名体育老师。他对我们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在他的带领下进行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确实非常的辛苦。训练之余蔡老师还经常跟我们讲讲有关高一小学篮球队的故事，告诉我们高一小学在篮球上所取得的成绩。慢慢地，参加篮球训练已经成为我们队员生活中的一部分，记得那时候我们也是8点钟上学，可是每天早上六点不到，我们篮球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来到学校的操场，自觉主动地练习投篮。就这样队员们的篮球水平提高很快。蔡老师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关心我们的，那时候训练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并没有如今那么好的篮球场地。记得有一次参加区里的比赛，天突然下起了雨，因为当时没有室内的场地，我们就是在雨中打完了这场比赛，输赢早已经忘记，只记得结束后蔡老师把我们所有的队友全带到自己家中，烧了姜茶，做了晚饭。正是蔡老师在那时的引导和培养，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同时在小学阶段就打下了良好的篮球基础再加上较为出色的自身身体条件，离开高一后我仍旧追寻着篮球的梦想，最终也成为了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

退役后，我进入了徐汇区体育局继续作为教练投身于篮球这项运动中。1997年体育局要在区里的小学里组织一支少年篮球队，由我担任教练。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这支队伍能够放在我的母校——高安路第一小学。最终高安路一小凭借着自身优良的篮球传统再加上学校领导的鼎力支持，这支队伍如我所愿的在高安路一小组建起来。我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重新来到了曾经如此熟悉的篮球场。看着那些操场上奔跑的小运动员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40多年过去了，从学校篮球队队员到如今球队教练，身份的变化或许也恰恰体现了高一小学篮球传统的传承。如今我也会像当年蔡老师那样和小队员围坐在篮球场上讲述着高一小学篮球队的故事，只是故事中的人物越来越多，姚明、葛杨……看着孩子们眼中期盼的眼神，我想他们一定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内心埋藏了热爱篮球的种子。

十日谈

记忆中的学校

重回校园，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夜光杯